

Alma Brami

Tant que tu es
heureuse

只要你幸福

〔法〕阿尔玛·布拉米 著

徐小微 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

只要你幸福

陈冠中小说 陈冠中 著

陈冠中 著



ISBN 956-33-0000-0

只要你幸福

〔法〕阿尔玛·布拉米 著

徐小薇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要你幸福/(法)布拉米著;徐小薇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1.8
ISBN 978-7-5321-4189-0

I. ①只… II. ①布…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53433 号

TANT QUE TU ES HEUREUSE © Mercure de France, 2010
through Dakai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0-785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曹元勇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
封面设计: 王 慧

只要你幸福

(法) 阿尔玛·布拉米著

徐小薇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 字数 159,000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89-0/I·3233 定价: 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献给莉莉安娜和菲利普，
我心之根本

现在空无一物的肚子。

没有价值的袋子,因思念而膨胀。

缺失的外壳,不再有未来。

他们叹着气说“真不公平”,“生活有时候……”他们在自己的行为储存柜里翻翻拣拣,找出最温柔的动作,拿出最亲切、最和蔼的目光,检索他们道听途说的故事集,给她讲一个差不多的故事,让她不再感到孤立。

她碰了碰大腿的内侧,它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。

像病人的尿液一样灼热。但并不是。更致密,更黏稠。

在黑暗中无法辨别颜色,她于是用手指摸索。她用力地

闭上眼睛,像是祈祷奇迹发生,让自己相信这没什么,又睡着了,做了个梦。

人们拥挤在她周围。她最好的朋友没在,第三次蜜月旅行,跟同一个男人。

太多毫无用处的人,他们想要努力做好,却没有做到。她最好的朋友会说:“他们啊,至少他们来了”。

在“他们”当中,本该会有所有的责备,后悔,愤怒。在“他们”当中,本该会有另一个人留下的窟窿,那个不再关心她、抛弃她的人。

多少次,有人对她说,他会让她痛苦,他配不上她。她最好的朋友一心想要说服她,白费力气。

爱情会获胜,爱情会证明正相反。爱情改变了地球的意义,深入月球的火山口之中。爱情创造,让人幸福,使人成长……最好的朋友反驳说:“对,爱情,正常的爱情。不是这种,不是他给你的这一点点爱,不是你在他的现在中占据的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位置,不是这种让你感到满足的乏味的爱。你‘那么理解’他,你‘那么了解他的那些无底洞’,你知道一切的理由,那些他给出而你盲目相信的‘因为’。”

她重新思考她们的谈话。在回忆中她看到自己蛮有把握。热情地展示这段感情即将到来的胜利。

如果他回来,如果他回来,如果他回来,如果……

他会回来,他会回来,他一定会回来。

他会在那里。

他就在那里。

他的手放在空空的小腹上。他请求原谅。他说,他已经离开了他的妻子,生活将会很美好,一切都属于她。他喃喃地说,谢谢你的忍耐,谢谢你等我,你是我的氧气,我生存的理由。他抱住她,他说再用点力,就会让她喘不过气来了。他们会结婚,再次建立家庭,生活。他再也不会放开她,她是他的珍宝。

胖太太开始在她身旁大声讲话,将她从幻想拉回现实。可能是一个阿姨,哥哥、表姐或者侄女的姐姐。不,只是一位讲话声音太大并且扼杀她微弱希望的胖太太。她重复着“对不起”,“在你这种情况下”,“勇气”,“我年轻的时候……”滔滔不绝,像她枯萎的子宫一样空洞的词语。

出于礼貌的点头。为了掩饰激烈的想法而微笑。她会让胖太太沉默,她会利用遮住她上唇的突出美人痣来脱身。还有太短的头发,白痴的表情。尽管有胸部,却已不再是个女人,也不是个男人。将自己强加于人的浓稠而无用的凝胶。

她相信他,相信他们。确信比所有人都更了解。第一次他让她痛苦,她听到了一些“你看吧”、“忘掉他”、“这是个垃圾”、“一个混蛋”,还有他最好别再出现了。他又出现了。在发誓“再也不了,啊,再也不了”之后,她又一次屈服了。

在他的怀抱中,靠着他的胸膛,她不再害怕明天、她自己或者任何事情。她轻触他的皮肤,像是在太久之后再次触摸滚烫的沙子。他是她的岛屿,她的家,她的宁静。他在的时候,当他足够爱她,因此更多考虑她而不是自己的时候。

“也就是说不经常!”她最好的朋友强调说。

不管怎么说都是太少了,没法填补她的空白。

小时候,有人告诉她,一个人,什么都做不了,不是两个人就不可能成功。

母亲解释说,如果她没遇见“她的男人”,按照她对他的称呼,如果她不是依赖他,信赖他,如果他没有体贴地对待她,把她当作最娇贵的瓷娃娃中最娇贵的,她永远不会知道她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,她拥有什么样的出色品质。他揭示了她的瑰丽多姿。她最后总结说:“这就是爱情,对吗亲爱的?”并且朝着他的方向抛出几个飞吻。

要避免、排除的父母例子。完完全全走向反面……

母亲很担心。“你这样想? 在这个年龄? 女儿啊,太可悲了。如果你已经变得尖刻,干巴巴的,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!

这不会是我的原因,不是吗亲爱的?我给她做出了完全相反的例子,对吗亲爱的?通过我们成功的夫妻关系,我向她证明了,没有它的人生,是枯燥无味的,可悲的!”

母亲总是把“对吗?亲爱的”作为句子的标点,她完全不期待任何回答,也最好如此,因为做丈夫的总是专注于其他事情,并不参与任何这一类型的谈话。

有时候,他会在谈话之后,在进门的走廊处,刚好在她出门或者上楼前,拦住她。他小声说:“你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一切。独自,两个人,十个人,这一点都不重要。你是一块金子,如此未经雕琢,如此可靠。你是我的女儿,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。不需要一个男人来赋予你能量、勇气或者不知道什么东西……你已经满得要溢出来了。”

她明了他语言的节奏,他的呼吸。她可以完成他的每个句子。但是,她没有打断他,露出天真的目光,像第一次一样聆听。

她想,如果她被这一切所充满,是因为她的父亲,因为这双眼睛,父亲不仅为她掘出道路,把她放在边上,陪她走进,还督促她奔跑、飞翔,一个人,没有他,就这么简单。

一条坚定不移的脊椎支撑着她,由父亲的脊椎骨组成,以他的言语为钢铁。

她想念他胜过一切，他本来能够阻止她沉沦。他本来能够结束她这段差劲的感情。他本来能够让她不要怀孕，然后被抛弃，然后仍然怀着孕，然后像干瘪的气球一样空空如也。

他本来能够照顾她的。他本来能够照顾她，安慰她，听她

树稀有的种子，让它们长。一滴眼泪，把它们当作猴面包树或者橡

成个心的人，重新创造世界。

门或者上楼前，拦住她。他小声说：“你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一切。独自，两个人，十个人，这一点都不重要。你是一块金子，如此未经雕琢，如此可靠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。不需要一个男人来赋予你能量、勇气或者不知道什么东西……你已经满得要溢出来了。”

她明了他语言的节奏，他的呼吸。她可以完成他的每个句子。但是，她没有打断他，露出天真的目光，像第一次一样聆听。

她想，如果她被这一切所充满，是因为她的父亲，因为这双眼睛，父亲不仅为她掘出道路，把她放在边上，陪她走进，还督促她奔跑、飞翔，一个人，没有他，就这么简单。

一条坚定不移的脊椎支撑着她，由父亲的脊椎骨组成，以他的言语为钢铁。

聊。必须起床,没有任何地方在等他们。必须按照星期来过日子,即使每一天都像星期天一样空白。

“20 分钟,你来叫我!”她烧开水,或者收拾厨房。30 分钟之后,她忽然想起,他还在等她叫醒。她上楼,悄无声息地走进他们的卧室,把不透光的窗帘拉开一点儿,让 12 月明亮的光线进入房间。她在他耳边低声哼唱。他没有动。阻塞的呼吸,他在睡梦中窒息。

诊断结果是心跳停止或者动脉瘤破裂。严重的问题,侵蚀、破坏、戏弄人的身体。

在急诊病房待了几天后,他回家了。不再跟以前完全一样。像是胎儿一样蜷成一团,舌头半伸在外面,胳膊和腿柔软得像面条。

母亲变成了他的母亲。为他擦洗,训斥他,强迫他吃果泥和汤。父亲只是一个悲伤的存在,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、一个已经消失的丈夫的证明。

她所怀念的是另一个人,从前的爸爸。那个拥有最纯粹、最浓厚力量浓缩的人。另一个可以像拥有永恒力量的超级英雄一样拯救她的人。

人们还是没有走。快午夜了,他们在等什么?晚餐?宴会?看到不再手足乱动的胎儿?愚蠢、毫无理由、令人讨厌的家庭聚会,还有一个胎死腹中的女人。

“并不是一切都要围着你转,所以不要占了所有的地方,”她的母亲会说,“你不是世界的中心,尽管你有你的小麻烦。”

越是悲剧般的凄惨,母亲就越会使用那些小词儿。

失去一个婴儿,是“一个小烦恼”,一个细枝末节。她像别人使用拐杖一样使用这些表达方式。如果她用另外的方式来

表达,她将会无所依靠,它不再是“一个小烦恼”,而会变成一场难以克服的灾难,一个悲剧。她将再也无法复原,被沉甸甸压在一切之上的灵魂的重量所压垮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”她会说。她的女儿会这么回答:“哦,确实,大家都知道,我常常为了自己的母亲而流产,就是为了给她找不自在。”

然而,没什么要回答的,母亲今天轻率地对待这件事,她对此等闲视之。母亲不知道如何确定事情的程度,所以她就不这样做。她将对方留在她的孤单中,去照顾自己口水横流的丈夫。

胖太太摇动身体,试图打扰伯尔纳叔叔。红胡子,太蓝、太圆、太活泼的眼睛,变成绒毛的头发,头发稀疏,露出一片红润而光亮的皮肤的头顶。他被家族的所有女性看成是最帅的男人。在他身边,她们的迟钝显而易见,好像他虚幻的魅力让她们动摇,好像她们只是一群像母鸡一样咯咯叫的女佣人。

“七张面纱的舞蹈”,她的闺蜜会这样描述胖太太滑稽的态度,“用来隐藏自己的七张面纱,没有一张是多余的。”

头向后仰,扯开喉咙,目光朝向旁边,为了诱惑他。伯尔纳叔叔完全是个性冷淡,跟妻子结婚已经 35 年,碰她只是为了生两个孩子。像一截干枯的竹子那样干巴巴的。

她听到母亲在父亲的耳边声嘶力竭地大喊。因为他已经变得非常迟钝,几乎什么都理解不了,而她竭尽全力地要让他蒙受另外一种残疾——耳聋。通过大喊,她想象词语能够更好地进入他的头脑当中。

“是的,一个婴儿,一个婴——儿……不是……没有了!”

她大幅度地比比画画,模仿每一个词,越来越用力,音量越来越大。父亲垂下眼皮,像是要哭了。他应该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发问,为什么他的女孩看上去如此忧伤。他没有预想到这样。

母亲没想到他已经理解,没想到所有的人已经停下谈话来聆听真相的吐露,这个真相当时还只是在家中散播的一个谣言。

“这就是我们所怀念的一切,”她最好的朋友会带着她那种无礼的讽刺这样说。但是她不在。没有一个她足够深爱的人在那里充当围墙、盾牌,以她所需要的那种温情来保护她,就在那里,立刻。

母亲转过身来:“对不起,女儿,但对任何人而言这都不是一个秘密了,不要感到羞耻,与你没有关系。”

她感到在场者的手摸索着她的肚子。从此她属于他们,她的私生活已经被呈现给他们。他们会认为有权利向她提出

各种可能的问题,关于“孩子的爸爸”,关于“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”,“怀孕多久了”。她没有咄咄逼人让他们各归其位的气力。她也不会有勇气说出真相。于是,她勇敢地站起来,在丑陋地堆成一堆的其他外套下面找到自己团成一团的外套,尽可能平静地穿上。她抑制着自己的痛苦,露出一个假笑,面对整个家族阻拦的目光,用最接近孩子的嗓音冒出一句“再见,你们好好玩”,在身后关上门。

如果她最好的朋友在,她会跟她一起出来,并且造成更大的轰动。她们会是两个人在寒风中,坐在这个汽车站普通的塑料长椅上。

抑制住悲伤直到那时,然后崩溃。